



# Chinese Best 50 Stories

##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 谁在为我们祝福

熊正良/著

时代文艺

# 中国小说50强

1978年 — 2000年

熊正良 著

## 谁在为我们祝福

时代文艺出版社

##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

### ——《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序

近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20 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 50 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内心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于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情的故事”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 1978 年代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也是

序 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感。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叙述,事实上,所谓的“文学的自身”是并不存在的。

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这一小说现象在理

论上接受的启示,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零度叙事”也是“新写实”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小说中,无论场景还是人物,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但是,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不同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放弃了“理想”的乌托邦冲动,而是以大量“原生”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远离读者”的指责在“新写实”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

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就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或者说,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同样是“社会运动”或“社会问题”的参与者或关注者。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但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有性别特征的、有“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一种争议最多、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

进入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可以命名的诸如“60年代写作”、“70年代写作”、“美女作家写作”等等,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在批评界,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无名”的概括或处理。这种概括、命名方式的多样性,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音齐鸣、众声喧

哗的时代,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

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他们游离于整体的、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评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目的,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但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评委的趣味、阅读的有限性、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它的公正性、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无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应该说,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50 强”,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我们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中国小说 50 强》编委会

# 目 录

- 1 / 《中国小说 50 强》序
- 1 / 面对坚硬的事物 (代序)
- 4 / 苹果树
- 17 / 谁在为我们祝福
- 66 / 沙米的陈大林
- 121 / 你是一条虫
- 174 / 无题
- 212 / 追上来啦
- 263 / 快乐时光
- 275 / 苍蝇苍蝇真美丽
- 314 / 匪风
- 373 / 逃亡

## 面对坚硬的事物（代序）

记得小时候看木匠做家俱，喜欢问这问那，人家说你会看吗？不说，懒得说大约是其一，其二确实是东西摆在那里，原本也不用多说什么的。我这么说倒不是借事说事，小说写出来了，便有一种身心都空了的感觉。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是如此，再要回头说这小说是如何如何写出来的，实在说不大清楚。

我曾经想把红土地上的故事当做一个梦来做。1986年春天登上鄱阳湖南岸，站在满目褐红的丘陵上，确实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受，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在这儿住过，一切似曾相识，于是就有了那么些缓慢的、梦幻般的故事。但这个梦没有做完，我发现我无法做下去了，现实离我太近，我无法混淆它们，界线过于分明，梦是柔软的，现实是坚硬的，甚至是尖锐的。你如果也有幸呆在一个经济盆地，大约就不会说我沉不住气了。我在《无题》中让余宝逊说，诗是一枚鸡蛋，现实是石头。

面对着如石头般坚硬的事物，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把握它的方式。说到底就是叙述。我发现叙述竟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像一只翅翼残破的飞虫，常常到不了要去的地方。我知道它该去哪儿，但是它无法到达，我试过不同的方式，像《苍蝇苍蝇真美丽》、《城市麻雀》、《无题》、《谁在为我们祝福》等等。这几个作品我都比较喜欢。其中《苍蝇苍蝇真美丽》比较早，在《中国作家》(1994. 5)发表后，曾有人动过脑筋想拍电影，但他用小说题目为片名，人家说苍蝇还美丽？给毙了。其实在小说中苍蝇确实很美丽，主人公被标枪扎了眼睛，视力近于无，乡村草药郎中让他常对着一种东西练眼，他便看苍蝇。他们村里人都捞螺蚌，遗壳堆积如山，到处是苍蝇。苍蝇就这样美丽了。

这似乎是我的一个习惯，从意象开始。现在我遇到的困难也在于此，一些充满个人审美趣味的意象和一种越来越坚硬的事物常常呈现出分离状态，而且一不留神便相互背离，使最初的走向发生偏移。这种不和谐让人很痛苦，我总是在写作过程中踌躇再三，有时甚至推倒重来。我比较注重语言的干净和纯粹，不大喜欢那种分工明确的语言，尤其不喜欢那种看起来像整足的说书人说的故事。我认为好小说除了大家公认的那些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血肉模糊，浑然一体。就像我们的身体，你不能把任何一个部件分开，否则便是残缺。

小说的真实性是通过叙述得以呈现的，反过来糟糕的叙述也可以使本来的真实变得虚假和不可信。就像我们不能说“我是真诚的，我说的都是一种真实”一样。一切取决于叙述，因此我非常警惕，不到位的叙述所产生的隔阂感是致命的。尽管已没什么人在追问真实，连通常的生活常识错误也看不见，但我还是觉得这种文字与生命无关。苍白失血，它的问题不仅仅是缺乏文学质感，而是与真实的距离。

叙述与真实的关系很清楚，叙述是一种手段或途径，而真实是一种存在。在纷繁披覆的现象中，真实是需要剥衣见笋的。我

听说过一个故事，大约说美国一个什么机构，邀请富绅名流组团在人迹罕至的地带作荒凉旅行，供给极为有限，食物常常不够分配，初始时绅士们还能顾全体面，到后来便为半块面包或一截香肠大打出手。这当然是一种真实。这个故事有助于我接近坚硬事物的内核，包括对自己的认识。除此以外，对我有帮助的还有其它东西，比如我的背运，我没有尝过走运的滋味，我只知道，一个背运的人时时怀着一颗俗世的悲悯之心，对自己，也对别人。

## 苹果树

南方没有苹果树，苹果树生长在北方，可是小 B 却画过一棵苹果树。其实是随便一棵树，枝叶间挂满了圆圆的果子，他不说是桔树或橙树，而说它是苹果树。他爸爸说，你见过苹果树吗？你没见过怎么能画呢？小 B 说，它就是，它就是苹果树！小 B 用水彩颜料把整棵树包括所有的果子都涂成了金黄色。一棵金黄色的非同凡响的树。小 B 的爸爸有些犹豫，他点点头，只好同意这就是一棵苹果树。小 B 出事以后，他提起了这棵遥远的苹果树，他说他才那么一点大就画了一棵那样的树。

不知道小 B 后来画没画过苹果树。一个南方潮湿的、充满花香和青涩气息的春天，小 B 从他爸爸所在的学校出发，目的地是省城，那时候京九铁路还在酝酿之中，他只能乘坐那种浑身布满丘陵地带特有的红灰的公共汽车。学校在郊外，满坡起伏着大片黄花，小 B 朝远处看了看，喉结上下滑动几下，然后向后摆了摆手。他不要爸爸送到车站。他爸爸便像个稻草人似地戳立在黄花里。阳光很好，小 B 在耀眼的黄色中向坡下走着。小 B

就这样从爸爸眼里消失了。没有风，满坡的油菜花都兀立不动，最后他爸爸眼前只有铺天盖地的金黄色，寂寞而空阔。

如今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里已经不大能看见泡桐树了，人们像清理废物一样把它们连根拔掉了，然而在十年前却几乎满街都是泡桐树，春天到来之后，那些铜绿色的光秃秃的枝桠上便缀满了体态肥硕的花朵。一种白色的、拦腰泛起一抹紫晕的、非常肉感的花朵绵密地横亘在街空，无疑给人带来一种妖冶和狂乱的感受——我想这大约是它日后遭受厄运的主要原因。

小B关于这座城市的大量写生是从一棵泡桐树开始的。这是一棵很大的树，生着柔软苍绿的树干后面是一堵围墙，围墙后面是一栋住宅楼。小B将围墙和住宅楼都处理得比较模糊，他着力表现的是那些在阳光下显得丰腴而透明的花朵，以及树枝简练而粗放的气质。他蹲在斜对面的街沿边的另一棵泡桐树下，对于过往车辆和路边行人都视而不见。我们知道，十年前的城市空气已经污浊不堪，但亚麻仁油和松节油调合之后的特有香味却仍然清晰流畅，它们像一片白色羽毛一样跟着小B的画笔和刮刀飘荡，灵动而飞扬。

那天李秋恰巧从这条小街经过，大约近午时分，她把小B带走了。她像另一棵树一样站在小B身后，但她一直没有说话，她看见小B不但表现了丰饶和粗放，还表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郁。小B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结果他看到了李秋的灿烂明媚的笑容。

李秋说：“你是谁？”

小B说：“小B。你呢？”

李秋说：“李秋。”

他们站在那儿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小B就决定跟李秋走了。

在作出决定之前，小 B 有些犹豫，他仰脸朝着作为背景的那栋住宅楼。李秋说你看这栋楼干什么呢？小 B 说我本来想找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爸爸的同学。小 B 一边说一边眯着眼睛看那些呆板的、反射着阳光的窗户。李秋说找他干吗？又不是你的同学。小 B 点点头说，我也是这样想。于是小 B 就跟着李秋走了。

小 B 原本要找的这个人就是我，我就住在小 B 画过的大泡桐树后面的那栋楼里，我的临街的窗户一般都是开着的，窗前便是泡桐花。我不知道有一个叫小 B 的人要找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总之我们无缘相识，我们就这样失之交臂。

小 B 跟着李秋来到了城郊一个名叫桃庄的地方，在这里他认识了赵林和于果以及王浩等人。他们一见如故。当天晚上，李秋为小 B 的到来张罗了一个简单却很温馨的酒宴，在几点摇曳的烛光中，他们说了很多话，喝了很多啤酒。他们用话做下酒菜，酒又勾出了更多的话，真是名符其实的一夜酒话。最后的节目是李秋的一首歌。这首歌曾经风靡一时。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你像一只蝴蝶飞过我的窗口……李秋的嘴唇有些厚，很性感，声音像熟透了的西瓜一样又甜又沙，还带着一种隐秘的快乐之后的忧伤。其他的人用筷子在玻璃杯上叮叮当地敲着节奏。他们的影子映在墙壁上。四周零乱地放着一些东西，画架画框调色板，脸盆水壶电炉铝锅……干瘪的或不那么干瘪的颜料瓶到处都是。很芜杂也很简陋。亚麻仁油和松节油的气味长存不息。

现在桃庄已经找不到这样一群人了，他们早就走了，像预感到林子即将要被毁坏的鸟一样，陆陆续续飞走了。这和他们到来的情形正好一样。他们的风流云散自然有很多原因，但从表现看来，似乎与小 B 有关，或者说就是因为小 B，是小 B 给了他们离去的信号。

在夏天的阳光下，座落在广场西北角上的展览馆白得晃眼，这幢大约已有百年历史的建筑至今仍是本城最为讲究的建筑之一，它的典雅和优美之中有着一一种极为温柔的本质。李秋和小B站在它面前，看着它的罗马式廊柱和圆拱型窗户，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如同面对着大师们的作品，能感受到从前的澄明的阳光和充沛的激情一样。他们深信自己只要这样走进去，而下一次他们便可以把自自己的作品带来，堂而皇之地悬挂在洁白的、光线恰到好处的展厅墙壁上。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会想到还会有别的问题，更不会想到要遭受拒绝。

搞一次作品展览的建议是李秋提出来的，这位年近三十的姑娘披着一头瀑布似的长发，用她的一贯的语言方式说，他妈的，真应该搞个展览。这在女士们变得越来越优雅的今天肯定令人瞠目结舌，但在当时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她的他妈的建议获得一致通过，同时她还被委以画展筹委会主任之职。她用她的浑圆的声音笑着，狗东西们，把这号好事全推给我，可是谁让我喜欢揽事呢？接着她对小B说，给我当个副手吧。

虽然小B不怎么愿意，但在李秋面前他说不出很坚决的话，一般是李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李秋说跟我一块做石膏吧，他便和李秋一起做石膏；李秋说我们去卖石膏吧，他就跟她把那些石膏人体部件包括断臂维纳斯之类搬到街边出售。他基本上不用考虑吃饭问题，李秋说小屁孩做什么饭？过来跟我一块吃吧。他便心安理得地吃了一顿又一顿，吃饱了便钻进大街小巷里去画木质发黑的小楼和有着哥特式尖顶的教堂，画守着火炉和一口大铝锅卖茶叶蛋的老姬……他对于色彩和光线的感受细腻而敏锐，有时候简直到了有些神经质的地步。李秋看了他一些这样的写生之后说，你可能真行。李秋一边说一边摸摸他的脑袋。

李秋的抚摸一如她此前的某些言行，被抚摸的这颗脑袋应该

正处于盛满欲念的时期，然而小 B 更多地是体验着一种对于成熟和丰饶的依恋之情。如果我们借此认定小 B 是那种身体单薄、面孔瘦削苍白，如一棵病草似的人，那么我们便犯了一个相当低级的错误。小 B 确实很脆弱，像薄胎瓷一样敏感易碎，但一个人是否脆弱跟身体强壮或瘦弱没有丝毫关系。在小 B 这里，一切都显得过于简单，只有两个字：秉赋。关于这一点，李秋曾有过简略的叙述，她说有一回曾开玩笑说，小 B 你跟我一起做石膏不会以为我是在剥削你吧？小 B 当时就脸红起来，警惕地问李秋什么意思，然后连着几天不理李秋。李秋说：“他很透明，真像个孩子。”李秋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是在那一年深秋，风和灰尘都很干燥，街边有人正用电锯放翻了一棵已快落光了叶子的泡桐树，接下去他们将放倒另一棵。“他们要把泡桐树全锯掉。”李秋用一种发干的声音说：“可是小 B 很喜欢泡桐花，你是没见过他画的泡桐花，你见过就知道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秋，我就是这样间接地认识了小 B，但我至今仍无法明晰小 B 的模样。

小 B 似乎有一头柔软而光滑的长发，喜欢穿一件宽松的、质地比较厚重的红色圆领衫，即便在夏天，脚上也是一双白色的高帮旅游鞋。他站在展览馆负责人面前时两只脚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然后又像拔钉子那样用力一拔，转身就走，如一股疾去的红色的风。他的激烈使李秋措手不及。李秋和那个中年男人一样发了一阵懵，接着匆匆告辞，一路小跑着追赶小 B。小 B 依然像风一般迅疾，他的黑发优美地颤颤着飘动着。李秋一直在他身后小跑着。炙热如火的空气使李秋不一会儿便气喘吁吁汗流如注。

“你怎么回事你？莫名其妙！”李秋说。

“慢一点慢一点，跟你说话呢。”李秋说。

“人家不是非得拒绝我们，人家不是说了吗，时间上没法安排，你说你这样多不礼貌？嗖一下就走了，算怎么回事？”李秋

又说。她说说着说着不跑了也不走了，软软地站在那儿。她的脸像胭脂一样红透了，汗水正在那上面流淌，汇集到她的浑圆的下巴尖上，一颗接一颗往下滴落。她像个野姑娘那样弯起食指刮着脸颊和下巴上的汗水，又那样不管不顾地用力一甩，尖声叫道：“嘿！小 B！你这人怎么这样？！”小 B 还在走着，李秋说：“走吧走吧走吧你！”

小 B 终于站住了，像风那样渐渐停息了，他低着头缓缓地一步一步走向李秋。“你回来干什么？你走呀！”李秋说：“走呀走呀！”他们站在泡桐树稠密的浓荫里，从叶隙间漏下的绿汪汪的光斑在他们中间梦似地浮着。小 B 忽然很淘气地笑了一下，李秋湿漉漉地看着他的笑，伸直刚才刮过汗滴的手指抹了抹眼睛，说：“你都差点把我气哭了。”

街面像一个器皿那样盛满了阳光，白晃晃的、刺眼的阳光从所有的建筑物和肥大的泡桐树叶上倾泻而下，荡起一片一丝一丝的、颤栗不止的烟灰色焰气。街面上的一切包括斑马线、树影和街景、已在远处的那幢优雅而经典的白色建筑，都在焰气中褶皱和飘忽起来了，如同海市蜃楼。这是那个夏天近午时分的一般景象。

李秋的脸庞和小 B 的衣服在那一时刻都显得很真实也很鲜艳，他们有些惊讶地看着堆积的阳光和宽阔的焰气，都说走吧，他们背对着褶皱而飘忽的景物回到了桃庄。

桃庄已经不是一个村庄了，十年前就不是，它首先失去了鸡鸣和狗吠，接着失去了柴草燃起的炊烟，失去了原有的格局和界线。它的中心地带是一条街，街边有许多巷口，有个黑皮肤的小木匠成天呆在一个巷头上，他锯出来的锯屑和刨出来的刨花都带有一股纯粹而新鲜的原木气息。巷墙后面的水塔上常常站着几只

鸽子，到了下午水塔的影子就会斜过来，小 B 就蹲在这团影子里画速写。小 B 画速写时喜欢用碳笔和碳条，在他用纸卷擦出阴影部分的时候，小木匠走过来看他的画。小木匠说，你说你画得像吗？小 B 说，你自己看像不像呢？小木匠有点害羞，他说也像也不像。小 B 说不管像不像，送给你吧。他把那幅速写送给了小木匠。他对小木匠说，我就住在那儿，看见那幢红房子了吗？从水塔这边看过去，就是那儿，什么时候去玩吧，我给你画个像的。小木匠很高兴，他说我们离得很近，我们是邻居。

后来小 B 他们在站前东路的高架桥下举办展览时用的三脚支架就是小木匠做的。如今这位小木匠已不知去向，那个曾经站立过鸽子的水塔也被一幢楼房给取代了。小木匠做的支架被小 B 用油漆刷得雪白，在初秋的某一天，小 B 把李秋领到小木匠那儿，让她看那些白色的支架。李秋很困惑，站在一堆窸窣作响的刨花里，“莫名其妙。”她说：“要这么多支架干什么？”

小 B 说：“你想想就知道了。”

李秋想了想。李秋明白了。小 B 看见她明白了，同时看见笑容像水波一样在她脸上漫泛开来，直至腮际和眉梢。她说小 B 小 B，我真想亲你一下！小木匠在一边嘿嘿地笑道，亲吧，我不看，说了不看就不看。李秋说爱看不看。她一把扯过小 B，扎扎实实地亲了一下。小木匠快活得直跺脚，他说咦，咦，耶——

我曾经去过桃庄，企图寻找那位黑皮肤的小木匠，据李秋说这位小木匠已和小 B 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当然我一无所获。往事眨眼间便被尘封淹留，除了无奈之外你毫无办法。

被李秋亲过一次之后，小 B 开始烂起了嘴唇，一坨拱突的、像由桑椹变成的鸟粪似的暗紫色瘀物始终耙黏在小 B 的嘴唇上，几乎成为了小 B 的标记。后来小 B 坐在高架桥下的时候，这个标记还在。它最初像个小痘子似地长在上唇的唇突上，李秋不知